



BAIZUYANJIUBAINIAN

白族研究百年

(二)

赵寅松 主编

民族出版社



BAIZUYANJIUBAINIAN



白族研究百年

(二)

赵寅松 主编



民族出版社

目 录

南诏王室的族别初探、再探	李一夫/1
试论南诏王室覆灭的原因	木 芹/11
儒家思想对南诏大理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缪坤和/22
关于唐代南诏的政区建置问题	尤 中/32
南诏交通与城镇关系初探	陆 韧/43
南诏大理国王陵的几个问题	李学龙/56
阳苴咩城之考察与研究	马长舟/67
大理国的民族治策和对外政策	方 铁/77
大理国的周边关系	段玉明/94
试论白族传统家庭及其道德规范	杨国才/117
汉族移民与白族大姓制度	刘援朝/137
白族民俗概说	施珍华/147
白族姓名探源	张锡禄/163
南诏服饰	杨郁生/180
大理古代殡葬制度变迁略考	杨益清/193
一个白族村寨的民俗文化实录	张文勋/212
火把节考	游国恩/235
火把节试辨	杨亮才/253
洱海区系原始农耕文化论	赵 櫓/268

南诏农业刍议	李昆声/291
南诏大理国的几项科技成就	李晓岑/300
南诏时期的蜀身毒道	张楠/315
南诏大理国和南海各地通商关系一瞥	王胞生/338
南诏医药卫生	梁炳学/345
白族民居建筑初探	吕二荣/359
大理白族“喜洲商帮”	韩军/368
现代经济中白族手艺人出路初探	杨聪/380
论大理文化	马曜/392
白族文化史上的三次辉煌	李缵绪/424
汉文古籍中的洱海文化	施立卓/440
南诏文化的特点及其在云南历史上的地位	禹驰/454
元明清时期云南白族地区与内地的文化交流	杨艺/478
南诏大理国的绘画艺术	李霖灿/491
《南诏图传》考释	汪宁生/519
南诏大理佛教雕刻初探	李玉珉/549
论《南诏奉圣乐》	顾峰/577
认真继承 大胆创新	
——关于白剧《阿盖公主》的音乐	金穗/591
大理洞经音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	欧光明/600
白剧《望夫云》的音乐成就	蒋菁/607
略谈白剧音乐	张绍奎/629
白族吹吹腔传统与源流初探	杨明/639
关于白族的几点情况	
——《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代序	毛星/658
关于白族的民间故事传说	李星华/685

Contents

More Researches on the Clans of Nanzhao	
Kingdom's Royal Families	Li Yifu/1
Reasons for the Termination of Nanzhao Kingdom's	
Royal Family	Mu Qin/11
Influences of Confucian Thought 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Nanzhao Kingdom and	
Dali Kingdom	Miu Kunhe/22
View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Nanzhao Kingdom in Tang Dynasty ...	You Zhong/32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port and	
Towns in Nanzhao Kingdom	Lu Ren/43
Discussions on Imperial Kinsmen's Tombs of Nanzhao	
Kingdom and Dali Kingdom	Li Xuelong /56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n Yangjumie	
Town	Ma Changzhou/67
National Policy and Foreign Policy of Dali	
Kingdom	Fang Tie/77

The Surrounding Relations of

Dali Kingdom Duan Yuming/94

Views on Bai's Traditional Family and Its

Views on Moral Norms Yang Guocai/117

Immigrations of Han People and Distinguished

Bai Families Liu Yuanchao/137

A Brief Account of Folk Customs of Bai

Nationality Shi Zhenhua/147

Study on the Origin of Bai People's Full

Name Zhang Xilu/163

Garments and Accessories in

Nanzhao Kingdom Yang Yusheng/180

Study on the Change of Funeral System in

Ancient Dali Yang Yiqing /193

Factual Records of Folk Customs Culture of one

Bai Nationality's Village Zhang Wenxun/212

Investigation on Torchlight Festival You Guoen/235

Arguing about Torchlight Festival Yang Liangcai/253

Erhai Lake Area Belongs to Primitive Farming

Culture Zhao Lu /268

Views on the Agriculture of Nanzhao

Kingdom Li Kunsheng/291

Seve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Nanzhao Kingdom and Dali Kingdom Li Xiaocen/300

Shu - Indian Road in Nanzhao Period Zhang Nan/315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Kingdoms of Nanzhao and

Dali and Nanhai Areas Wang Baosheng/338

Medical Science and Hygienic of Nanzhao Kingdom	Liang Bingxue/345
Surveys on Bai Ethnic Architecture	Lu Errong /359
“The Trade Union in Xizhou” of Bai People in Dali	Han Jun/368
Views on the Ways of Craftsmen of Bai People in Modern Economy	Yang Cong/380
Views On Dali's Culture	Ma Yao/392
Three Splendors of Bai Nationality's Cultural History	Li Zuanxu /424
Erhai Lake Culture in Ancient Books in Chinese Language	Shi Lizhuo/440
Features of Nanzhao Culture and Its Status in Yunnan's History	Yu Chi/454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Bai People's Area and Inland in Yunnan during the Periods of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ang Yi/478
Drawings and Arts in Nanzhao Kingdom and Dali Kingdom	Li Lincan/491
Study on <i>Graphic Records of Nanzhao Kingdom</i>	Wang Ningsheng/519
Studies on Buddhism Sculpture in Nanzhao Kingdom and Dali Kingdom	Li Yumin/549
Views on <i>The Song and Dance Program Offered by Nanzhao Kingdom to the Royal Court</i>	Gu Feng/577

Careful Inheritance and Bold Creativeness——

Comments on the Music of Bai

Opera *A Gai Princess* Jin Sui/591

Researches on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oist Classical Music in Dali Ou Guangming/600

Musical Merits of Bai Opera *Wangfuyun* Jiang Qing/607

Views on the Music of Bai Opera Zhang Shaokui/629

Studies on Tradition and Origin of

Chuichuiqiang of Bai Nationality Yang Ming/639

Brief Introductions to Bai Nationality – The Preface

of *Collection of Bai People's Folk Stories* Mao Xing/658

Views on Folk Stories and Legends of

Bai people Li Xinghua/685

南诏王室的族别初探、再探

李一夫

洱海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到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出现了一些部落贵族集团，据记载：有蒙舍诏（南诏）、蒙骞诏、邓赧诏、浪穹诏、施浪诏、越析诏、石和诏、石桥诏、白岩诏等，前六诏较大，而尤以蒙舍诏为强，一般史书因而称之为“六诏”。738年，南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统一了六诏，正式建立了国家政权。由于《蛮书》和新、旧《唐书》等史籍称南诏为“哀牢夷”、“乌蛮别种”，称“洱河蛮”、“青蛉蛮”、“弄栋蛮”等白族先民为“白蛮”。于是使后来史家多将南诏王室与南诏的主体民族分成不同的“乌蛮”与“白蛮”，似乎“乌蛮”与“白蛮”是彝族与白族之分。其实洱海地区的“乌蛮”与“白蛮”不能与滇池地区的“东爨乌蛮”“西爨白蛮”混为一谈，它们根本是两个文化系统，两个不相同的民族。这从考古学家对洱海青铜文化与滇池青铜文化是两个不同文化系属为依据，可以从唐代洱海地区的地名多称“赧”如“品赧”“米赧”“河赧”“九赧”“和赧”……等来证实。而滇池区域就没有以“赧”为地名的。这也是两个不同文化系统的表现。并且这两部分不同的族群，《蛮书》也分别叙述。并不列在一起。《蛮书》，

新、旧《唐书》以乌蛮别种称之，即是另一种乌蛮。不是东爨乌蛮。“乌蛮”、“白蛮”只是一般的名称，不是族别的专名，这个问题，方国瑜教授曾有论述，我们再查实况，也是如此。如“爨蛮”分成了“东爨乌蛮”与“西爨白蛮”，即“罗罗”分成“黑罗罗”、“白罗罗”。也如哈尼族分成“黑和尼”、“白和尼”，沙人族分成“黑沙人”与“白沙人”是一样的。所以洱海地区的白族先民也以同样道理被分为“乌蛮”与“白蛮”了。

《新唐书·南诏传》称：“南诏乃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南诏王室自称是“哀牢”人，为“九隆”族，明代白族诗人杨黼写的《山花词》碑阴的族系，也自称是“九隆”之后。《蛮书·六诏第六》称：“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贞元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九隆族）之源也。南诏八代祖舍龙生龙独罗又名细奴逻。”《通鉴》卷214《玄宗纪》称：“开元二十六年九月戊午册南诏蒙归义（皮逻阁）为‘云南王’。归义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正德《云南志》卷6蒙化府建置沿革称：“哀牢夷世居，战国时为滇国地，汉为益州郡地，东汉属永昌郡，唐属姚州都督府。初，张仁果据此，称云南诏，传三十六代曰乐进求，乐进求时有细奴罗者亦哀牢之裔，耕于蒙诏巍山下，因号蒙氏，部属渐盛。”《蜀鉴》引“唐圣历元年蜀州刺史张柬之乞罢姚州”曰：“姚州本哀牢之国，荒外绝域，山高水深，国家开以为州，未尝得其盐布之税，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库，驱卒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惜之，请废姚州。”诸如上述都说明南诏所居之地是哀牢之地，其人是哀牢之裔。姚州为哀牢之国，姚州之民为哀牢蛮夷。我们再看姚州哀牢蛮夷的“青蛉蛮”与南诏的关系。《蛮书》又称：“青蛉蛮亦白蛮苗裔也，本青蛉县部落，天宝中嵩州初陷，有首领尹氏父子兄弟，相率南奔河賸，阁罗凤厚待之。贞元中南诏清平官尹辅酋、尹宽求皆其人也。衣

服言语与蒙舍略同。”由于白蛮苗裔的尹氏父子兄弟是哀牢夷，蒙舍诏也是哀牢夷，因此他们之间在衣服言语上大略相同，但也因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接受汉文化的程度不同而有点差异，这就是分为“乌蛮”“白蛮”的原因。白蛮之中的“洱河蛮”，据《后汉书·郡国志》称：“永昌郡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八城：不韦、嵩唐、比苏、叶榆、邪龙、云南、哀牢、博南。”而注嵩唐系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嵩唐，镇哀牢人叶榆蛮夷。”而叶榆蛮夷是“昆明”人，又叫“昆弥蛮”“弥河蛮”。昆明蛮是哀牢人。所以《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哀牢夷，南中昆明祖之。”这说明了洱海地区的“乌蛮”与“白蛮”都是一个民族的不同部分。南诏统一了洱海地区之后，这些同一民族的不同部分又渐趋于完全一致。所以与南诏同一时代的西藏王《墀都松墀德宿赞传略》称“在南边的底地国中有章地的一部称为白蛮，他们的国君有许多人民，但是在告诉他国家广阔、富庶的长永的看法，白蛮国君阁罗凤，即时对他致敬。”据此则南诏为“白蛮国”，阁罗凤是“白蛮”王。所以明代洪武初年云南第一任布政使司张统在他写的《荡山寺记》（见附录）中称：“蒙、段二氏皆白人”是有依据的。

我们弄清了南诏王室的族别，也才能解释清楚南诏王室与白族的历史问题。唐代以后南诏王室信仰佛教，白族也信仰佛教，现存之崇圣寺三塔，弘圣寺一塔，剑川石宝山石雕佛窟都与南诏王室崇信佛教有关。而彝族和云南其他很多民族却不信仰佛教。张统在《盘龙寺记》里称：“……故佛氏以因果之说倡于西方，流于遐迩，得其说而悔其过者不为不多，然而冥然无知，悍然不顾者犹尔也。西南诸种：曰僰（白），曰爨，曰獠，曰夷，而旁孽庶丑又不可悉纪。独僰人修缮刹宇，寻袭师宗，事佛惟仅，余皆不知信，盖其气使然，无足怪者……余既悯诸夷之寡识而喜僰人之易化，特为叙其本末，俾归而纪诸。”元延祐七年（1320

年)杨兴贤撰《狮山建正续寺碑记》称:“南诏右释其来尚矣,然三十七部之俗,嗜杀性成,虽老师宿德家至日见,提耳训诲,犹执迷不悛,无缘而化”。所以,《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称:今爨人亦多信佛则明以后始渐化也。又“摆夷”(傣)佛教今日甚盛,惟元初《马可波罗行记》谓金齿无佛像,亦无庙宇,惟崇拜其族之元祖而曰吾辈皆彼所出。明初钱古训李思聪之《百夷传》谓麓川俗不祀先,奉佛亦无僧道。据摆夷文《耿马源流》所载:“土司罕虔时始有佛教,自暹罗传来。虔为万历间人,知摆夷之有佛教亦万历以后事。”而元初郭松年《大理行记》称:“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至其处者使人名利之心俱尽。此大理大观也。”谢肇淛《滇略》卷4称:“叶榆以西接壤天竺国,故自唐宋以来崇奉释教,日甚一日,朔望则裹饭袖香,入寺礼佛饭僧。俗曰信三宝,家永为和合,点苍、鸡足、大鼎之间,缁徒云集,搭桂兰若,金碧辉映。相望豪属乡绅,财物不以治第施贫,而尽畀为檀林梵宇之费。至于土官桀骜好命,一遇缁流无不膜拜顶礼,舍资如流。”各家著述,尤不盛称南诏崇尚佛教,白族信佛很深,而云南其他各族中彝族不信佛教,现在信佛最盛的傣族在明嘉靖以前也不信佛教。如果南诏是彝族,为什么彝族在唐宋时不信佛教,直到元明时期也不信佛教?而白族又为什么与南诏王室完全一致信仰佛教呢?不但佛教信仰是这样,从白族信仰“本主”和“神”情况看,也是这样。《南诏野史》称:“开元二年,遣张建成入朝于唐。立土主庙。”王升撰《大灵庙记》称:“蒙氏威成王尊信摩诃迦罗大黑天神,始立庙肖像祀之,其灵赫然。世祖以之载在祀典。”刘文征《滇志》卷3载:“土主庙碑有二,在云南府(昆明)城中,一为土主圣德碑,元至正壬辰立,云南诸路儒学副提举王升撰。”是南诏王室在信仰“本

主”立庙于大理，立庙于昆明的说明。南诏并封“金马”、“碧鸡”二山神为“景帝”也是“本主”信仰的表现。白族大理国王段思平封其先祖段宗牐为“五百神王”是“本主”神中之神。每年四月二十五日“绕三灵”会时，各村本主去朝“五百神王”，白族信仰“本主”到今天仍然很盛。而彝族是不信“本主”这种特殊宗教的。南诏时期，彝族是政教合一，信仰巫教，首领就是巫教大鬼主。东西两爨都是一样。《南诏德化碑》有“螺山大鬼主爨彦昌，南宁州大鬼主爨崇道”。而《刺安南首领爨仁哲书》有“南宁州司马，威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的说明。

从南诏王室所用语言上看：蛮书所记是通用白语，不但不用彝语，而且与彝语不通，乌蛮语要经过翻译才能通晓。前面谈到“青蛉蛮”的衣服言语与南诏略同，《蛮书》又称：“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大虫谓之波罗，犀谓之矣（注读如咸），带谓之怯苴，饭谓喻，盐谓之宾，鹿谓咸，牛谓之舍，川谓之賧，山顶谓之葱路，舞谓之伽傍，加富也，阁高也，诺深也，苴俊也，殒名州也。”“蛮语谓兄为容。”劝龙晟封王嵯巅为“大容”，“田曰双”。这部是白语无疑，但由于汉人记白音不准确，只能近似而已。如盐谓宾，白语宾川叫敝更，盐叫敝，兄弟叫容胎，系腰带白语为靠一柱，虎叫罗，豹叫把，吃饭叫因餐，犀和鹿错简，甸坝叫賧，高叫干，雄俊叫苴的尼。有的词是古白语现在不用，成了死词。如山谓和，要读和为莉（俄）。大理挖色坝的莉村住在山里。山顶谓葱路，是舒老之变。双字读白音为庶。新中国成立前大理仍叫田四亩为西庶，十二亩大山田叫三庶大纪，州读白音为殒如喜洲为鰲殒。“诺”与“是”字通用，同义。大理叫水深为许是，深浅为是期。舞谓之伽傍。大理骂人时鞋子叫伽拔，鹿谓之矣。下关团山为南诏息龙山养鹿场，其南面地名马方，在马方与息龙山西面的金星村，白

语叫 me 矣斗。而《蛮书》又称：“阁罗凤令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协西爨，徙二十万户于永昌城。乌蛮因言语不通，散在林谷，故得不徙。”说明那时彝族与南诏语言不一样，南诏如是彝族，为什么通用白语而与彝语不通？

在一般生活饮食衣服上。自称哀牢之后的南诏在《蛮书·蛮夷风俗第八》称：“妇人一切不施粉黛。贵者以绫锦为裙襦，其上仍披锦方幅为饰。两股辮其发为髻。髻上及耳，多缀真珠、金贝、瑟瑟、琥珀。贵家仆女亦有裙衫。常披毡及以绘帛韬其髻，亦谓之头囊。”再看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篇》“白人”条：“男子披毡椎髻，妇人不施脂粉，酥泽其发，以青纱分编绕首傍系裹以攒顶黑巾。象牙缠臂，以半身细毡为上服。”《蛮书》称：“……俗法处子孀妇出入不禁。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壶芦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记情言，用相呼召。嫁娶之夕，私夫悉来相送。既嫁有犯，男子格杀无罪，妇人亦死。或有强家富室，资财赎命者，则行徙丽水瘴地，终弃之，法不得再合。”而《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条则称：“处子孀妇出入无禁，少年子弟号曰妙子，暮夜游行，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韵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偶，然后成婚。”又《蛮书》称：“每饮酒欲阑，即起前席奉觞相劝。有性所不能者，乃至起席前扼腕的颈，或挽或推，情礼之中，以此为重。取生鹅制如脍法，方寸切之，和生胡瓜及椒揉啖之，谓之鹅阙。”而《景泰云南图经志》卷1“云南风俗贵食生”条称“土人凡嫁娶，燕会，必用诸品生肉，细剝，名曰剝，和蒜食之，以此为贵”。《万历云南通志》卷1《地理志》“全省土风饮食”条蒜脍注：或肉或鱼，切而啖之，以五色蔬酢五味椒盐和蒜而食，以为敬客。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条：“贵食生，如猪、牛、鸡、鱼皆生醢之，和以蒜泥而食也。”《蛮书》：“南诏家，食用金银，其余官将则用竹簞，贵者饭以筋不匙，贱者捕之而食。”《蛮书》

又称：“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殓，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烬，其余灰烬掩以土壤，惟收两耳。南诏家则贮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家或铜瓶铁瓶盛耳藏之也。”而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条称：“人死，俗尸束缚令坐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为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上面南诏风俗习惯的列举，完全是白族文化的表现。直到今天白族地区的风尚仍然很多存在，如吃“生肉”、“生螺蛳”。一些村庄青年男女间的交际，犹有南诏时遗风。哀牢人的“衣着尾”和“文身”也在白族人民中存在。大理、洱源、邓川、剑川老年妇女衣服是前短后长。保山白族妇女的对襟衣也是前短后长。这在衣饰上被称为“衣着尾”或称为“尾濮”。白族人民在50多岁以上的人手肘上或小腿上，年幼时往往有用针刺墨涂的印痕。有的为“王”字，有的为“五点梅花”，有的是“马”是“鹿”，如此不一，比比皆是。至于丧葬方面南诏火葬白蛮墓葬的问题，这当然是相像的地方。而《蛮书》在这一条里是“西爨”与“白蛮”对举，“蒙舍”与“乌蛮”对举。更清楚地说明了“西爨”与“白蛮”不是一类，“蒙舍”与“乌蛮”也不是一种。在“爨蛮”中有“乌爨”“白爨”之分；洱海周围的哀牢夷——爨人也有“乌蛮”与“白蛮”之分。他们都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而形成两地不同的乌白之称。

南诏王室和白族有着共同的文化，他们的语言，衣服和风俗习惯基本是一样的。虽然略有差异，但那都是内部的些许不同而已，恰像今天鹤庆、剑川的白族与大理白族的差异一样，他们之间是大同而小异。不能因小异而被划为两个不同的民族。7世纪洱海区域的濮人支系的“昆弥蛮”、“白蛮”、“乌蛮别种”都是哀牢人。这里的哀牢人也就是濮人。由于“濮”字同“白”字音，所以白人也就是濮人的支系。濮人住在洱海区域，在史籍中

是有记载的。《永昌郡传》称：“云南郡在建宁南四十五里，县亦多夷濮，分布山野。”又“郡西南徼外，千五百里有尾濮”。《元史·地理志》称：“大姚唐置西濮州，后更名髻州，南接姚州，统县四，一青蛉即此州也。”青蛉白蛮是濮人，洱河蛮、哀牢蛮是濮人。朱希祖氏在《云南濮族考》中说“濮与僰（白）实为同一种族”，又“哀牢为濮族大宗”。方国瑜教授在《云南民族史讲义》中说，“永昌濮族亦称哀牢”，“大抵永昌郡的纪录，凡称濮与哀牢人没有区别”。我们知道濮代永昌郡是由益州西部都尉所属嵩唐、比苏、叶榆、邪龙、云南、不韦六县加博南哀牢成立的。后来蜀汉诸葛亮南征，在洱海地区成立云南郡。永昌郡治方由云南的匡州匡川县旧城西移到现在的永昌的。南诏王室自称是哀牢人。哀牢人是南亚语系的濮人，不是氏羌系的彝族。所以《蛮书》和新、旧《唐书》都称其为“哀牢之裔、乌蛮别种”。由于南诏王室是哀牢人——濮人，因此青蛉白蛮的尹氏父兄子弟在奔河燧后，他们才能与蒙舍的衣服言语大体相同，并能得到阁罗凤的优厚待遇。尹辅酋、尹宽求也才能够做南诏的大军将、清平官那么重要的显官。从《南诏德化碑》的碑阴看：南诏清平官、大军将和六曹都是白族成分的段氏、李氏、张氏、洪氏、杨氏、黑氏、王氏……此外只有独锦蛮的李负蓝，爨蛮的爨××属于彝。如果照一般说法认为南诏王室是彝族而南诏大军将清平官绝大多数又是白族，而白族这么多的人一直掌握了南诏的军政大权，他们一直同南诏王室和睦相处，相安无事，中间没有矛盾和冲突是不可能的。当然后期的王嵯颠、杨登等人有过问题，那是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统治者内部的斗争，不是民族间的问题。所以段忠榜杀了王嵯颠。有人认为蒙族和满族的元朝及清朝，情况大致与南诏相似。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元朝和清朝的军政大权并不操在汉人手里。清朝末年略有变异。曾国藩、李鸿章之流掌了权，那是一时的权宜，而且大权仍在军机处。而白族贵